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数实融合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路径探析

郭琳琳 王羽佳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DOI: 10.12238/ems.v7i8.14680

[摘要]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数实融合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首先分析了县域经济发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数实融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前言

县域是我国资源禀赋最丰富的区域,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基本单元,承载着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重大使命,其发展质量直接影响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1]。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并对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作出专门部署,标志着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入以县域为基本单元、以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突破口的纵深推进阶段。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充分,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上的短板所在,也是潜力所在。县域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石,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以数据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逐渐成为突破县域发展壁垒的关键力量,数实融合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协同创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县域经济发展现状与挑战

1.1 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县域经济呈现出显著的提质增效态势。据2024年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县域经济体量持续扩张,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2023年度,全国县域(不含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达到48.3万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净增1.6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增至38.3%。从增长质量来看,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指数达到61.0,增幅达1.6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方面,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突破2.8万亿元,同比增加2000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24.2%。产业结构数据显示,县域工业增加值约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40.0%,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比达45.0%,培育出占全国总量

33.3%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占比接近40.0%。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信部认定的200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中,县域经济单元占据81席。

现阶段,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四大典型特征:其一,行政区划数量趋稳态势明显;其二,产业结构呈现梯度化演进格局;其三,科技创新要素渗透率持续提升;其四,民生福祉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具体表现为:经济基础持续夯实,乡村特色产业体系逐步成型,美丽乡村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有效提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稳定增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1.2 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县域经济发展面临复杂环境,呈现显著分化态势,机遇与挑战并存。部分县域依托国家政策扶持,通过精准定位、模式创新及数字化转型,成功实现高质量特色化发展。然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矛盾。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系统破解结构性瓶颈问题。

1. 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突出

县域产业体系普遍呈现传统产业主导特征,农业、传统制造业及资源型产业构成主要支柱。产业链条存在显著的上下游协同不足、技术渗透率偏低、产品同质化严重、附加值低下及抗风险能力薄弱等系统性缺陷,致使产业附加值长期处于微笑曲线底部区间。区域间产业同构现象突出,县域开发区普遍布局趋同产业类型,差异化定位缺失导致产业结构高度雷同。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不足叠加冷链物流体系缺失,导致农产品产后损耗率高达25%,严重制约产

业转型升级进程。

2. 新兴产业基础薄弱

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兴业态发育迟缓,龙头企业缺失且产业链配套不足。区域创新能力薄弱,技术研发投入强度不足,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多数县域新兴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普遍面临“两头在外”的产业链脆弱性困境。县域新兴产业扶持政策存在显著的“三重错配”:财政补贴机制偏重固定资产投资,与科创企业轻资产运营特征形成供需错配;招商引资考核过度强调投资规模,与新兴产业渐进式成长规律产生机制错配;服务平台建设侧重物理空间扩张,与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出现结构错配。

3. 要素配置效率低下

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面临要素配置效率低下问题,制约高质量发展,表现为核心要素系统性错配与流失。人才方面,总量匮乏且结构失衡,高端管理、技术研发等人才向大中城市单向流动;资本方面,面临流失与错配,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比低,中小微民企融资难;土地方面,利用粗放低效且盘活受阻,工业用地开发不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等存量资源缺市场化盘活机制,流转受交易成本高、用途管制复杂等制度阻碍;技术与信息要素应用不足,科技创新平台滞后,企业自主创新弱,核心技术依赖外部,数字化鸿沟突出,智慧农业、数字化车间推进慢,部门“信息孤岛”制约要素流通效率。

2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

2.1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相对于传统形态的高级阶段,体现社会生产系统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迁”的历史必然。它以科技创新为内核驱动,呈现绿色化、智能化、协同化特征,通过重构生产要素组合、革新生产组织范式、再造经济增长动力,实现传统生产力的系统性迭代,是驱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引擎。作为新型生产力范式,它依托技术突破推动生产要素创新配置,以数据为关键增长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载体,突破传统粗放增长路径。通过数字智能与绿色低碳技术的深度应用,推动产业转型和生产方式变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发展质量跨越。其本质是构建现代化产业协同创新生态,追求创新驱动、效率提升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式发展,形成符

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范式。

2.2 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

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要义,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经历着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深刻转型。其本质特征在于突破传统粗放型增长模式的路径锁定效应,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制度供给改革四维协同,构建具有高阶性、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特征的新型发展范式。在经济维度上,高质量发展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系统性提升,依托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与制度创新三元驱动体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实现动能转换;在社会维度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范式,着力破解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构建共同富裕推进机制;在生态维度上,深入践行“两山”理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推进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制度维度上,着力完善现代化经济体制,深化关键领域改革,健全市场运行规范体系,形成制度优势。

3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数实融合的赋能逻辑

在新质生产力理论框架下,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正在系统性地重构传统经济范式,构建起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纽带、智能技术为底层支撑的新型赋能体系^[3]。这种融合不仅体现为技术工具的应用升级,更本质地指向生产要素配置机制、生产关系组织形式及产业生态系统结构的系统性变革,其内在机理呈现三重递进演化路径。

首先,数据要素重构价值创造范式。其突破传统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凭借强流动性、非排他性及跨界渗透性,成为激活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变量。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实时采集生产数据实现工艺流程动态优化,消费大数据反向牵引柔性制造系统重构,农业传感器网络数据驱动精准种植决策优化,这些实践案例验证了数据要素对实体经济的价值倍增机制。数据要素通过“感知-解析-决策-控制”的闭环反馈系统,促使实体经济活动实现从经验依赖型向算法驱动型的范式转换。

其次,数字技术集群解构生产函数结构。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技术的集群式创新,正在深度解构与重构实体经济的生产函数表达式。智能制造单元通过“5G+AI 视觉检测”实现良品率指数级提升,智慧能源系统基于数字孪生建模优化多能互补调度,区块链溯源体系重构农产品质量信任

机制, 这些技术融合实践展现出显著的乘数效应。数字技术集群的深度渗透, 促使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在数字化改造中产生要素质量跃迁, 创造要素协同的涌现价值。

再次, 生态化连接催生组织形态革新。数实融合突破产业边界约束, 推动形成跨界融合的产业生态共同体。汽车制造企业依托物联网平台转型为移动出行解决方案提供商, 零售企业通过数字中台构建全渠道消费场景矩阵, 农业生产基地借助直播电商实现产销直连, 这些创新实践呈现出“制造即服务”、“产品即入口”的新业态特征。这种生态化连接推动企业组织从封闭式科层结构向开放式创新网络转型, 驱动产业链从线性价值传递向网状价值共创演进。

4数实融合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1) 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数字基础设施是推动县域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支撑。为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差距, 需统筹布局, 系统推进, 才能真正盘活县域资源, 释放产业动能。加速部署县域 5G 覆盖、物联网基站、农村光网升级工程, 打通信息“大动脉”。推广“云上政务”、医保社保统一平台, 实现高频业务跨区域办理。推进“数字乡村一张图”平台建设, 整合水电环卫、交通、土地等多维度数据, 精准制定环保改造措施。

(2) 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 激发传统产业升级动能

在农业领域, 利用物联网监测、无人机植保、区块链溯源等技术推动智慧农业落地, 实现精准种植与品质管控。推进县域制造业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数字化管理,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耗。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优化县域内的农产品、工业品流通过程, 整合仓储物流资源, 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周转效率。数字技术打破县域经济地理与信息壁垒, 推动本地特色资源对接全国市场。

(3) 利用数实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 创造多维度价值

数实融合不是简单地把数字技术加到传统产业上, 而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重构, 催生新业态、新模式, 从而创造多维度的价值, 包括降本增效价值、创新增值价值、开拓市场价值、优化治理价值、普惠服务与民生改善价值等。精准化农业生产, 显著降低资源消耗和生产成本, 提高产量和品质。推进县域制造业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数字化管理,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耗。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优化县域内的农产品、工业品流通过程, 整合仓储物流

资源, 降低物流成本, 提高周转效率。

(4) 数据要素市场化驱动县域资源价值释放

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 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与数据要素深度融合, 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精准性。依托数据确权、交易、流通机制, 建立跨企业、跨产业的数据要素价值传导机制, 形成“数据采集—信息整合—知识发现—决策优化”的完整价值链条。建立健全数据交易机制, 积极探索县域特色数据的市场化交易与深度开发, 优化要素配置格局, 培育发展新生态。大力培育数据服务商, 引入专业第三方机构, 提供数据分析、信用评估等高附加值服务。

结论

新质生产力与数实融合的纵深推进, 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范式正经历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历史性跃迁。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载体, 数实融合在县域经济场域中呈现出显著的赋能效应。通过技术创新体系与制度创新机制的协同驱动, 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构建适配数字时代的治理框架, 实现新质生产力与实体经济的有机融合。当前发展阶段仍面临三重现实课题: 数字鸿沟的系统性弥合、数据确权制度的体系化构建、技术伦理的规范性约束, 这些皆是实现包容性发展亟待破解的命题。唯有系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培育多元主体协同的跨界融合生态, 方能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掌握战略主动, 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续动能。这既是县域经济产业演进的内在规律使然, 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局性战略抉择。

[参考文献]

[1] 范恒山. 依托城乡融合发展县域新质生产力中国乡村发现, 2024 (4): 11-15.

[2] 许从洁. 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5, 42 (01): 34-40

[3] 杨秀云, 从振楠.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理论逻辑, 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J]. 中州学刊, 2023 (5): 42-49.

作者简介: 郭琳琳 (1979.9—), 副教授, 注册会计师, 资产评估师, 研究方向: 数字经济、价值评估。

基金项目: 西安培华学院 2025 年度校级科研课题, 课题名称: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数实融合赋能陕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课题编号: PHKT2529。